疑獄箋

疑獄箋卷三

高郵王鼎臣訂　仁和陳芳生著

婦無首

郡從事　箬　籠　武　殺賽

玉堂閒話曰、近代有人因行商囘見其妻爲人所殺支體具存但不見首既悲且惧遂告于妻族妻族遂執壻入官獄吏嚴其鞭捶莫得自明乃自誣殺妻案狀既成皆以爲不謬郡王委諸從事從事疑而不斷謂使君曰某濫塵幕席誠宜竭節人命一死不可復

生苟或誣舉典刑其能追悔乎必請發而窮之且害
夫之情孰忍殺其妻縱有隙而害之必作脫禍之計
或推病殞或託暴亡必不存屍而棄首其理甚明使
君許其讞議從事乃別開其第權作狴牢移此繫者
細劾之仍給以酒食湯沐鍵戶棘垣不使洩于外更
令仵作行人各供近來應與人家安厝墳墓去處文
狀既而一一面詰之曰汝等與人家舉事還有可疑
者否有一人曰某于一豪家舉事只言殂却妳子五
更初擕頭笄過凶器其間極輕有似無物見瘞在某

坊遞遣發之果獲一女子首遂將首對屍令驗者驗認云非妻也遂收豪家鞫之乃是殺一奶子函首葬之以屍易此良家之婦私室畜之斷豪士棄市

鄭克曰此漢乾祐中王仁裕所說五代時事頃聞一事頗亦類此太平州有一婦人與小郎偕出遇雨入古廟避之數人先在其中小郎被酒困睡至曉始醒人皆去矣嫂已被殺而無首驚駭號呼被執送官不勝拷掠誣服强姦嫂不從而殺之棄其首與刃于江中遂坐死後其夫于優戲場認得其

妻、諸伶悉寘捕獲伏法、盖向者無首之屍、乃先在廟中之人也、伶人斷其首、易此婦人衣而携以去、小郎之寃如此、以無善疑從事故也、然則賊證未明、獄可遂决乎、

袁州萍鄉有高嶺、嶺北張姓、娶嶺南周氏女、周氏歸寧、張遣其弟候之、至嶺中、妻倦少坐、弟先抱其孩歸、久而妻不歸、張與其弟同至坐處、無有也、復至周宅又無有、同周復登嶺尋訪、則妻死于叢林中、且無首矣、周紏其弟赴官、疑弟欲淫之不從殺之以滅口、弟

遂誣服、官勒都官索頭與刃都官解頭與刃將欲處
死、踰年張之隣人過其妻于建康旅邸相視駭愕少
焉同炊隣告以故妻泣曰冤哉其時坐嶺上時有一
髯客擔籍籠上山四顧無人拔刀脅取我衣服與鞋、
喚出籠中一婦人衣之斷其頭致籠中推其屍于林、
令我入籠中負擔以行凡半月餘日到此此未幾髯客
歸、二鄰人扭之聞官即承準無詞申刑部取旨髯客
處死以致司償其弟命州縣吏各黜籍邑宰郡司理
檢覆官皆降罷、二隣人給元告捕兇身賞妻歸夫家、

先都官廼于官司盜開他人棺取婦人頭申解亦處死、

寶慶間臨江蕭某赴臨安往來娼武賽賽家經年囊爲之空武遂拒之蕭不能給其僕反爲娼用蕭大困遏歸家盡賣所有產復往臨安開典鋪不往娼家者二年一日有人質錢頗與較多寡其人曰上舍在武賽賽家費了許多錢不爭今日較這二百錢甚利害你帶來人尚在他家你如今慳吝可知不敢去了蕭感其言憶前事心不能平夜往賽賽家武方挾語即

斷其頭以歸、僕亦逃去、明日西廂吏見殺人、莫知蹤因疑平日但有張四官人、常在娼家乞覔不厭、武賽賽亦拗性、必其人殺之、張繫獄拷掠、遂誣服、稱刀與武賽賽頭棄海中、尋殺于市、蕭取武頭置器中、潘浸以油致臥榻下、時提一觀之曰、武賽賽你如今却識我了、年餘、有䆒奠其土入蕭室、蕭驚捕䆒、忽巡牌者至、入蕭室集捕䆒、則逃去、竟見床下器中武賽賽頭、明日捕蕭鞫之、伏其辜、斬西廂吏以償張四官人、獄官亦定罪有差、

首也刃也定獄之憑也索之已得猶有不實如都官者況乎棄江棄海之云又何可憑以定獄耶張四官人之寃定獄者寃之也西廂吏特疑于其迹而非定獄之人乃斬西廂吏而獄官未減豈理也哉

郵店舟人殺人

淇西山　成安民

犇皋　閆濟美　錢湖

淇西山帥潭州，有程二業郵店，生子年二十餘，屢謀於所厚者，欲殺其父，所厚者恐累己，首於官，付左院推鞠，即准服，問其故，卒無言，詢諸鄰里，亦云挾利刃，其謀叵測，但父子之間，並無他故，西山疑之，一夕焚香告於神，夢神語曰，此乃二十年前事耳，且起，呼程屏左右曰，今獄已成，爾心下有何別事，程倉皇曰，無事，西山曰，爾二十年前事，我已悉知，其勿隱，程啞然

曰、二十年前有溈山行者、欲買度牒、在店安歇、某殺之、見瘗廚中、西山籍其家可千緡、并掘其屍果在、遂入禁謂其子曰、彼爲爾父爾何故欲殺之、子無語、西山曰、爾別作生計、不見其父何如、子曰、不會作生計、西山曰、若作生計、我與爾千貫錢、其子曰、若得千貫錢買度牒、溈山出家耳、遂以所籍家產與之、程二編管建昌軍、嘉定壬午年也、

戍安民亢某、既老而裕、止一子、禮度如長者、然時持刃欲殺父、亟卒以聞於令、令問之、曰、民知法者、安忍

爲此特持刃時不自知耳令悟問其父曰汝何業曰少業邸店又曰汝屋幾進曰四進時有業錐者錐土中而嗅之卽知土中物因令遍錐其家得四屍葢業邸店時殺人取財而瘞之也乃服罪死

唐韋臯鎭劒南鄉俗之獘逆旅大賈有貨殖萬餘者因病而酖之既卒所有財十隱七八因之多致富盛公客知之有北客蘇延家屬大鹵因商販于蜀川得病嘗夜而卒以報于公公使驗其簿已爲店人易其文字才遺一二公乃究尋經過密勘于里屬辭多異

同遂劫其司店者立承隱欺數千餘貫與諸吏分張二十餘人悉命付法由是劒南無横死之客

錢藻知廣信有商人被殺浮于河其子求屍得之疑瀕河人殺之也訟于鉛山縣逮係數十人拷掠無據以白府錢盡釋諸人密問商子汝父何商曰布何地曰某地錢密遣其地布行諸牙儈及諸任僦舟者詢其詳商以某日買布若干僦某甲舟某日發矣錢知賊由舟人逮之榜訊數百不承伏密遣官搜其家無所得詢之比鄰云某夜多狗吠往來剝喙但不知其

故耳、即有布當不以入家。乃遍搜之山谷林野間、時方刈穫、野多聚稈、獨一處最高大、發之、布也、舟人乃伏罪、

唐閎濟美鎮江南、有舟人傭載商貨、一商所載甚繁細、其間有銀十錠、客匿貨中、舟人潛窺之、伺其下岸、乃盜之、沉于船泊之所、夜發至于鎮、檢諸貨、乃失銀、遂執舟者見公、公曰、客載之家、盜物皆然也、問客昨宿何所、曰此百里浦汊中、乃令武士與船夫同往索之、公密謂武士曰、必是船人盜之沉于汊中矣、爾可

令檝師沉鈎之、其物必在、乃依命鈎而引之、銀在篋、封署猶全也、

假屍首

病丐之冤　木工獄　永嘉王生

宣歙間有強盜夜殺一行旅棄屍道上攜其首去將虓一人繼至而踐其血亟走避之尋被追捕繫獄半年不決有司欲得首結案乃嚴督里胥遍行搜索會一丐者病臥窑中即斬以應命因亦久厭拷掠遂伏誅後半年強盜始取于儀真獄成驗所斬首乃瘞于歙縣界彼里胥之濫殺與平民之枉死皆緣有司急于得首以結案也然則追責贓證可不慎乎

祭酒宋本記木工獄曰京師小木局木工數百人置長分領之一工與其長不睦不往來者半年衆工謂口語非大嫌釀酒肉强工造長家和解之暮醉散去工婦素淫與所私者謀戕良人以其醉於讐而返也殺之倉卒藏屍無所室有土場中空乃啓場磚剳屍爲四五始容焉復磚如故明日婦往長家哭曰吾夫昨不歸必而殺之訟諸警巡院院以長仇也逮至榜掠不勝毒自誣服婦發喪成服名比丘修佛事哭盡哀院詰屍處曰棄壕中責仵作二人索之壕弗得刑

部御史京尹交促具獄、期十日得屍、不得、期七日、又不得、期五日、期三日、四被笞、終不得、二人嘆恨、循堤相語、笞無已時、因謀別殺人應命、暮坐水傍、一翁騎驢渡橋、擠墮水中、縱驢去、旬餘、度翁爛不可識、舉以聞、院名婦審視、婦撫而大號曰、是矣、取夫招冤塚上、脫笄珥具棺葬之、獄遂成、案上未報、騎驢翁之族物色翁不得、一人負驢皮道中、宛然其家畜、奪而披視、皮血未燥、執怨于邑、亦以鞫訊慘酷、自誣劫翁驢、翁拒而殺之、屍藏某地、求之不見、輒更曰某地、辭數更、

卒不見負皮者瘐死獄中、歲餘前長奏下、縛徃犴、衆工隨而誅、雖皆憤其冤、而不能爲之明、工長竟斬、衆工愈哀嘆不置、徧訪其事、無所得、乃聚交鈔百錠、置衢路、有得某工死狀者、酬以是、初婦每修佛事、則丐者坌至求供飯、一故偷兒常從丐往乞、一日偷兒將盗他人家、尚蚤、既熟婦門戶、乃閙中依其垣屋以待廹鍾時、忽醉者踉蹌入酗、而怒其婦、詈之拳之、且蹴之、婦不敢出聲、醉者睡、婦微許燭下曰、緣而殺吾夫髑骸異處、土塌下二歲餘矣、塌既不可大、又不敢填

治吾夫尚不知腐盡否今乃虐我嘆息飲泣偷兒立牖外悉聽之明發入局中號於衆吾已得某工死狀速付我錢因俾衆工遥隨往偷兒佯被酒入婦舍挑之婦大罵隣居皆不平將毆之偷兒遽去土塌扳磚作欲擊鬬狀則屍見矣衆工突入反接婦送官婦吐實辭者即所私也官復審塚中死人何從來仵作欵伏擠騎驢翁墮水仵作婦洎所私者磔于市先斷工長死官吏皆廢終身官以吏死者事若發則官吏又有得罪者數人遂寢負皮者寃此延祐初事也校官

文謙甫、以語宋孫、宋子曰、工之死、當坐婦與所私者二人耳、乃牽聯殺四五人、此事變之殷也、解仇而伏酘刀、逃笞而得刃、仵作殺而工婦磔、負皮道中而死桎梏、赴盗而獲購、此又轇轕而不可知者也、悲夫、

湖中小客、貨薑于永嘉王生、酬直未定、強秤之、客語侵生、生怒、拳其背、仆戶限死、生扶救良久復甦、以酒食謝、過、遺之疋絹、還、次渡口、舟子問絹所自、得具道之、時數里間有流屍、舟子因從客買絹并丐竹籃、客去、抵夜載屍逅生居、叩門倉皇曰、午後有湖州客過

渡云爲君家捶擊垂死屬我告官呼骨肉直其冤留絹與籃爲證今已絕矣生甚懼賂錢二百千求瘞屍深林中後爲黠僕要脅鬪官生因徙居迷故瘞處拷掠病死明年舊客具士儀來訪言買絹之故其家執僕訴冤官并捕舟子斃之

宣歙之獄被繫者已半年矣病匃之首豈無新舊之別乎如使既朽敗也安信其爲行旅之首乎如使未朽敗也又豈半年之首乎且以甲之首合乙之屍縱使皆腐必有不相符者則以合之骨節而

可驗也。奈何即以結案耶。木匠之屍以爲棄之塚中矣夫曰棄屍塚中則與擠之水中而死者其屍甚有別矣況前此索屍已數十餘日。而此騎驢翁之屍才十餘日。雖腐化難識。又豈無以別之者。奈何可以結案也。此皆有司不親相驗或雖相驗而不詳細及雖詳細而不知所以分別之過也

飲食譜

三足鱉　荆花魚湯　老雞

昂頭鱔　花梔木　蜈蚣

太倉州有百姓，道見漁者持一鱉而三足，買歸，令婦烹之。既熟，呼婦共食，婦不欲食，出坐門外，久不聞其夫聲，入視，已失所在，地上止存髮一縷，衣服冠履，事事皆在，如蛻形者，驚怖號與，里甲聞之，以婦為謀殺夫而詐誕也，錄之官，知州莆田黃庭宣鞫之，得其情，以為異物理或當有，歸婦于獄，名漁者立限令捕三足鱉來，數日得之，以獻，即于官廳名此婦依前烹治

而出重囚令食之食畢、引入獄、及門、已化盡矣、所存衣髮、皆與百姓同、乃原婦罪、群漁云、初被命網于川、舉網驚其太重、及岸視之、乃一肉塊、如人形五官俱具、而無手足、閉目蠢動、漁大驚怕、擲之水中、又別網一所、得物狀亦如之、羣漁懼、買牲酒祭水神、禱曰、我輩奉命于官、尋三足鱉、乃連得怪物、如違限、必獲罪矣、惟神佑之、禱畢而網、乃得鱉焉、竟不知二物為何也、按爾雅曰、鱉三足能、注云、今陽美君山上有池中出三足鱉、又山海經曰、從山多三足鱉、是物世宜有、

但食而化傳記所無然一舉而得二異尤前所未聞也

單縣有田作者其婦餉之食畢死翁姑曰婦毒也陳于官不勝箠楚遂誣服自是天久不雨許襄毅公時官山東曰獄其有冤乎乃親歷其地出獄囚徧審之至餉婦乃曰夫婦相守人之至願鴆毒殺人計之至密者也焉有自餉于田而鴆之者哉遂詢其所饋飲食所經道路婦曰魚湯米飯度自荆林無他異也公乃買魚作飯投荆花于中試之狗彘無不死者婦冤

遂白，郎曰大雨如注，荊芥與魚相反，食之腸斷立死，君服荊芥必戒食魚，亦此類也，少坳時記

蘇人出商于外，其妻畜雞數隻以待其歸，數年方反，殺雞食之，夫即死，鄰人疑有外奸，首之太守姚公，鞫之無他故，意其雞有毒，令人覓老雞與當死囚遍食之，果殺二人，獄遂白，蓋雞食蜈蚣百蟲，久則蓄毒，故養生家雞老不食，又夏不食雞，嘗在清河署有民控子婦毒夫身死，亦因食五年母雞之故，可不愼歟，因識之隅以附記

張御史昺，字仲明，慈谿人，成化中以進士知鉛山縣，有賣薪者性嗜鱔，一日自市歸，饑甚，妻烹鱔以進，恣啖之，腹痛而死，鄰保謂妻毒夫，執送官，拷訊無他據，

獄不能具械繫踰年公始至閱其牘疑中鱓毒名漁者捕鱓得數百斤悉置水甕中有昂頭出水二三寸者數之得七公異之名此婦面烹焉而出死囚與食才下咽便稱腹痛俄仆地死婦寃遂白爲猶龍日陸子遠神攺記戒此事謂公受神教而然說頗誕要之凡物異常者皆有毒察獄者自宜留心何待取決于冥冥哉

宋汪待舉字懷忠守處州郡部民有飲客者客醉臥空室中夜醒酒渴索漿不得乃取花瓶水飲之次早啓戶客死矣其家訟于官待舉究舍中所有物惟瓶浸旱蓮而已試以飲死囚立死訟乃白

嚴郡有楊知縣者政稱神明一農耕于田婦以雞黍餉之食未竟而死鄰疑婦所鴆聞于官引大辟繫獄久矣楊涖任鞫之婦無以自明楊詳察其顛末是日婦餉夫夫秉耒方勤令婦置飯于地待工畢而食婦恐置地多螻蟻懸之于樹而歸夫食既不見死亦不知也楊問樹所在取雞命婦如前烹之復懸于樹覩伺其側項間一蜈蚣黃色長尺許從樹竅穴中疾出啖雞良久而去試取其餘與犬犬立斃遂伐其木而殺之婦乃得白

聽聲

子產　莊遵　韓滉

郭中錫　葉夢鼎　琴師

鄭子產晨出、聞婦人之哭也、撫其御之手而聽之、有間、使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御者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人於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夫已死、哭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奸也。

按周禮小司寇五聽之法、其一辭聽、其三氣聽、有相與訟者、子產離之而無使通辭、倒其言以告而

知之。此辭聽之善術也。折獄者往往祖焉。至於聞哭而知殺夫之奸、則聽之以氣。有超于辭者矣。子產治鄭、民不能欺、蓋以此。

漢莊遵爲楊州刺史、巡行部內、聞道傍女子哭聲懼而不哀、駐車問之、云夫遭火燒死、遵使輿屍到、令吏守之、曰當有物自往、更日、有蠅集屍首、吏披髻視之、見鐵錐貫其頂、按問、乃以淫殺夫者、

唐韓滉在潤州、夜與從事晉公登萬歲樓宴、方酣、置杯不悅、語左右曰、汝聽婦人哭乎、當近何所、對曰、在

某橋某街詰旦命吏捕哭者乃婦喪夫也信宿獄不成吏懼罪守于屍側忽有大繩集其首因發髻驗之果婦私于鄰人醉其夫而釘殺之者吏以爲神因問晉公公曰吾察其哭聲疾而不悼若强而懼者吾聞子產云云

郭申錫爲晉陵尉民訴弟爲人所殺申錫察其色懼而哭不哀曰吾得賊矣非汝乎執而訊之果然

咸淳間袁州倅蕭某嘗到清水寺見木魚可供琴屨求之僧不與後權守僧鋸爲四自留其二以二遺蕭

蕭劉爲三琴自留其一以一遺時相葉西澗夢得棄有琴師云琴雖佳但有哀怨聲蕭遂採訪寺中有某僧身死不明其行童負其衣物以去者見在某州開鋪遂專兵移文捕之以至付吏鞫勘乃知殺僧而負其衣鉢也遂服其辜

察色

高柔　俞獻卿　胡質

董行成　廣安總轄　楊北山

孔循　王洋

魏護軍營士竇禮近出不還營以為亡沒其妻盈及男為官奴婢盈至州府稱寃莫有省者乃詣廷尉高柔柔問曰汝何以知夫不亡盈泣曰夫少單特養一老嫗為母事甚恭謹又哀兒女撫視不離非輕狡不顧室家者也柔曰汝夫不與人有讎乎對曰無曰不與人交錢財乎對曰嘗出錢與同營焦子文求不得時

子文適坐事繫獄。桑乃見子文。問所坐。言次曰。汝頗曾舉人錢否。子文曰。自以單貧。初不敢舉人錢也。桑察子文色動。遂曰。汝曾舉竇禮錢。何言不耶。子文怪知事露。應對不次。桑曰。汝已殺禮。便宜承服。子文叩頭首殺禮本末。埋藏處所。遣吏卒往掘得屍。抵子文罪。

俞獻卿補壽州安豐縣尉。有僧積施財甚厚。其徒殺而瘞之。已而告縣曰。師出遊矣。獻卿揣其有姦。曰。吾與師善。不告而去。何也。其徒色動。因執之。得其所瘞

屍、

魏胡質字文德、爲常山太守、東莞盧顯爲人所殺、求賊未得、曰此人無讐而有少妻、所以死乎、乃悉集比居少年、有李若見質而色動、遂窮詰之、若乃首殺顯之罪、

王洋知郃武、有袁氏夫死、投牒丐他適、洋視衰経之下、紅裳微露、且無戚戚容、命械繫之、一掠而服、果毒殺其夫者也、

唐懷州河南縣董行成能察賊、有一人從河陽長店

盜行人驢并囊袋天欲曉至懷州行成于街中見叱之曰彼賊住賊下驢即承伏人問何以知之行成曰此驢行急而汗非長行人也見人則引驢遠過怯也以此知之收下獄有頃驢主尋蹤而至皆如其言

臨安有人家土庫中被盜絕無踪跡總轄謂其徒曰恐市上弄猢猻者試往脇之不伏則執之又不伏則令唾掌中如其言其人良久覺無唾可吐色變具服乃令猢猻從天窗入取物或問總轄何以知之曰吾亦不敢必但人之驚懼者必無唾可吐姑以卜之幸

而中耳、

楊北山名武、爲淄川令、善用奇、邑有盜市人稷米者、求之不得、公攝其鄰居數十人跪于庭而漫理他事、不問、已忽厲聲曰吾得盜米者矣其一人色動良久復厲聲言之、其人愈益色動、公指之曰第幾行第幾人是盜米者、其人遂服、又有盜田園瓜瓠者、是夜大風雨、根蔓俱盡、公疑其讐家也、乃令印取夜盜者足跡、布灰于庭、攝村中丁壯者令履其上、曰合其跡者即盜也、其最後一人趑趄有難色、且氣甚促、執而訊

之果譬家而盜者也瓜瓠宛然在焉又一塗人于路旁枕石熟睡囊中千錢人盜去公令舁其石于庭鞭之數十許人縱觀不禁乃潛使人于門外候之有窺覘不入者即擒之果得一人盜錢者也聞鞭石事甚奇不能不來入則又不敢追其錢僅費十文也以還枕石者

後唐同光年故滄帥孔相循以邦計二職權涖夷門軍府事長垣縣有四盜巨有財產及敗所牽挽四人則貧民耳府都虞侯韓某樞密郭崇韜之僚壻也與

權吏曁獄典等同議鍛成其欵都不訊鞫但以四佗民代四巨盜欵成而上孔公斷令棄市將赴市又親慮之則又卒無一言命令就去將過蕭屏因屢回首向廳顧之公察之疑情未究即復名問曰爾數次回顧得非枉也令吏卒緩詢之稍得其情曰實枉適何不言對曰適引問之時獄吏高其枷尾遂不得言也請去左右因而細述公曰得非虛否對曰某則已死之人豈徒延瞬息之生耶即令移于州獄俾郡主簿鞫之自韓已下凡受賂近數十人計贓約七千緡則

并校而推之、具欵而吐、韓使人馳告崇韜、崇韜移書

公不答、即具伏法、四人獲雪、畫像祀孔公、

假鬼

方儲　周文通　劉縣令
林大令　叫夜僧

方儲爲洛陽令功曹發憲客爲憲所諷夜殺人斷頭着奩中置廳門下欲令儲去官儲摩死者耳邊問誰所殺有頃曰死人言爲功曹所殺收問功曹具服

東漢周紆字文通爲召陵侯相庭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乃晨取死人斷手足立寺門紆聞便往至死人邊若與死人共語狀陰察口眼有稻芒乃密問守門人日夕誰載藁入城者門者對惟有庭掾耳又問鈴

下外頗有疑令與死人語者否對曰庭掾疑君乃收庭掾考問具服莫敢欺者

至元初北方有劉縣令未理任先以賣藥爲名問行到邑採訪時邑有冤殺一商官莫能明劉訪冤姓名及商瘞柴所皆悉署事三日後同官方圍坐佯爲見鬼狀呼曰爾告何事同官及吏卒皆駭劉空中加與鬼語良久呼吏隸之牒尉追捕及到即皆准伏咸伏其幸遠近以爲神

蜀中一小家婦自母家獨行歸避雨寺中寺僧延入

師徒皆欲淫之、婦意常在其徒、師怒殺婦、埋園中、毋與夫家互尋不得、訟于官、閩人林大合爲都司斷事、攝邑、不能决、適有門子得罪當誰、林曰、汝故以得罪遁出、遍踐村市、但採出此事、當宥汝、久之、門子入此寺、僧師徒皆與狎、有小沙彌語洩、入以白林、林曰、是矣、翌日過寺焚香、頻仰首向天、應曰、臣知道了、衆僧中獨一僧色變、即令縛之、曰、天已語我、殺其家婦者汝也、一訊吐實、瘞屍出其園中、殺二僧而二家之訟解、

徽富商某悅一小家婦欲娶之厚餌其夫夫利其金以語婦婦不從强而後可卜夜爲具招之故自匿而令婦主觴商來稍遲入則婦先被殺亡其首矣驚走不知其由夫以爲商也訟于郡商曰相悅有之即不從尚有緩圖何至殺之一老人曰向時叫夜僧於殺人次夜遂無聲可疑也商募人察僧所在果于傍郡識之乃以一人着婦衣居林中候僧過作婦聲呼曰和尚還我頭僧驚曰頭在汝宅上三家鋪架上衆出縛僧僧知語洩曰向其夜門啓欲入盜見婦盛妝泣

牀側、欲與滛不可得、殺而攜其頭出、掛上三家鋪架上、拘上上三家人至、日有之、當時權禍、移挂又上數家門首樹上、拘又上數家人至、日有之、當時權禍、即埋着園中、遣吏往掘、得一頭、乃有須男子、再掘而婦頭始出、問男子頭何從來、十年前殺其仇也、於是二人皆抵死

旋風僧牒附

郭總管　黃紱　周新

南京郭總管嘗獨坐、有旋風在前、叱之、旋益急、曰爾有冤耶、呼吏隨旋風所止、吏隨出東門十里許、入林間見一屍、帶有小私記印、取之、郭藏印、語旋風曰、待爲汝明白、一日呼所屬司縣官畢至、曰朝廷將買布綀若干、行移甚峻、不先期備辦、恐或遲悞、各坊巷鄉都逐家收様中者、議價逾數日畢集、果有此印記者、曰此様中矣、遂呼主者至、以千計、即示以印記、其人

具服、

周新按察浙江、一日視事、忽旋風吹異葉至前、左右言城中無此木、獨一古寺有之、去城差遠、新悟曰、此必寺僧殺人埋其下也、冤魂告我矣、發之、得婦屍、僧即欵服、

黃尚書紱爲四川參政、過崇慶、忽旋風起輿前、擁不得行、紱曰、汝冤氣耶、姑散、吾至州、齋沐禱諸城隍、夢中若有人言、州西寺者、紱寤、詢州西四十里有寺、當孔道、倚山爲巢、紱旦起、率吏兵抵寺、盡縶諸僧、

中一僧少而狀甚惡諜之無牒使醋翌塗其額礲洗之隱有巾巾痕赦曰是盜也即訊諸僧盡得其姦狀蓋寺後有巨塘夜殺投宿人沉塘中衆分其財乃盡殺僧毁其寺

宋尚書張詠字復之知江寧有僧陳牒給憑公據案熟視久之判送司理院勘殺人賊羣官不曉其故公乃名僧問披剃幾年對曰七年曰何故額有巾痕僧惶怖服罪乃一民與僧同行中道殺之以其度牒自剃爲僧

洪武中凡僧人給授度牒令僧錄司造周知冊自在京及在外寺院僧名以次編之其年甲姓名字行及始爲僧年月與所授度牒具載于僧名之下示天下僧寺凡遊脚至者以冊驗之其不同者許拏送有司解京治以重罪容留者亦如之正統元年令僧錄司復照洪武舊制造僧人周知冊

蓋林行脚之地最易藏垢納污故僧之眞僞以牒爲憑至牒不足憑而防姦之法窮矣此周知冊所由起也然必嚴私度之禁隘歲度之額毁小寺併

大寺責雲遊者寺主及同戒僧保結而官給路引庶幾僧寺少而行脚稀識察易于爲力不然以天下寺僧之册頒示天下僧寺既已汗牛而充棟矣而又死者歲除也度者歲收也遊者去留存亡無定也必在外之册至京彙梓而後頒示天下往反經年册方至而人已有新故出入之別又安見周知所據以爲驗者不即可籍以爲逋逃淵藪哉若夫牒有可疑必當詰以披剃若干年持誦經典若干卷受戒何寺得戒和尚羯磨師闍黎師何人說

戒何年月日、沙彌、比丘、菩薩、諸戒若干條、戒經若干本、一一詢之、姦徒雖捷給不能一時口辦而詐僞自見。庶亦詰姦之一術也。

蛇犬

犬嗥　　蚱蜢

蛇當道　　屍壓其上

成化間、有一富商寓在京齊化門一寺中、寺僧見其挾有重貲、因乞施焉、商領之而未發也、僧自度其寺荒寂、乃約衆徒、先殺其二僕、實之以上、全利其所有、越二日、有貴官因遊賞過其寺、寺犬嗥鳴不已、使人逐之、去而復來、官疑之、命人隨犬所至、犬至坎所、伏地悲嗥、官使人發視之、屍見矣、起屍而下有呻吟之聲、乃商人復甦也、以湯灌之、

少頃能言、遂聞于朝、盡捕其僧而寘于法、是歲例該度僧、因是而止、

黄瑜知長樂縣、豪氓殺人而匿其屍、訊不服、法司欲從疑釋、瑜因請自訊、忽蚱蜢折左股、斃于硯、謂曰、汝折其左股、沉黑水池中、神告我矣、氓驚服、

費縣定慧寺、四無居人、林木可怖、許襄毅公巡行、距寺二里許、有三蛇當道、逐之去而復來、仰首若哀訴狀、公驚異、乃命之曰、若有寃抑、當指死所、蛇乃踴躍先行、至寺傍一水坑不出、公令人洩去水、三屍宛然、

取寺僧鞫之則利其所攜致命也僧乃伏辜

藍偉令蜀邑適郊有蛇當道驅之不去偉曰必鳴冤也令人隨其所之至一野塘止即令洩去其水得雙磨發磨得伏屍而不知殺者爲誰偉令徧求村中磨佮者果得焉蓋有商客其家視其橐重殺之沉屍野塘而覆以磨訊得實罪死

卜

董豐　王旻

前秦符融爲司隸校尉京兆人董豐遊學三年而反過宿妻家是夜妻爲賊所殺妻兄疑豐殺之送豐有司豐不堪楚掠誣引殺妻融察而疑之問曰汝行往還頗有怪異及卜筮否豐曰初將發夜夢乘馬南渡水反而北渡復自北而南馬停水中鞭策不去俯而視之見兩日在水下馬左白而濕右黑而燥寤而心悸竊以爲不祥問之筮者云憂獄訟遠三枕避三沐

既至、妻爲具沐、夜授豐枕、豐記嫠者之言、皆不從、妻乃自沐、枕枕而寢、融曰、吾知之矣、易坎爲水、馬爲離、坎北離南、乘馬南渡、旋北而南者、從坎之離、三爻同變、變而成離、離爲中女、坎爲中男、兩日二夫之象、馬左而濕、濕水也、左水右馬、馮字也、兩日、昌字也、其馮昌殺之乎、於是推驗獲昌、詰之具首服、曰、本與其妻謀殺豐、期以新沐枕枕爲驗、是以誤中婦人、占夢辭頗刪取其要

宋西川費孝先、善軌革、有王旻行貨至成都、求爲卦、

孝先曰教任奐任教洗奐洗一石穀擣得三斗米過明則活過暗即死再三戒之及行途中遇大雨憩一屋下路人盈塞奐思曰教任奐任得非此邪遂冒雨行未幾屋顛覆獨得免濡奐之妻已私隣人欲媾終身之好俟夫歸將殺之奐至妻約其私人曰今夕新沐者乃夫也日晡呼奐洗沐易巾櫛奐曰教洗奐洗得非此乎堅不從婦怒自沐夜半反被害奐驚呼隣里共視皆罔測其由遂被囚繫拷訊獄就不能自辯郡守錄狀奐泣曰死則死矣但孝先所言終無驗耳

左右以是語上逵、守呼旻問曰、汝隣何人也、曰康七、遂遣人捕之、曰殺汝妻者必此人也、已而果然、謂僚佐曰、一石穀搗三斗米、非康七乎、由此辨雪誠遇明即活之驗焉、至和二年成都費孝先過青城山老人授以易軌革掛影之術前此未之有也、

見東坡志林

夢

大理寺獄吏　胡宿　管思易

陳騏　趙知錄

江南大理寺鞫殺人獄未得其實獄吏憂畏乃焚香禱神因夢過枯河上高山寤而思之河無水乃可字山而高乃嵩字可嵩所名也崇孝寺有僧名可嵩即白長官攝之訊問未有姦狀忽見屨上有墨污因問其由云爲墨所濺使脫視之乃墨塗也僧色動遂滌之即見血痕以此劾之乃服

胡宿通判宣州因有殺人者將抵死宿疑而訊之因

憚箠楚不敢言、宿正衣冠、坐堂上思之、俄而假寐、夢
有人告曰、吳姓也、宿遽引囚辟左右復問、囚乃曰、旦
將之田、縣吏縛以赴官、莫知其由、宿取具獄翻閱、探
其本辭、乃被殺者之婦、與吳姓者奸、其殺其夫、謀殺
平民告官以掩已罪也、其精誠格物如此、
刑部主事管思易錄囚湖廣衡陽、有秦氏孀居、鄰少
年馮小二欲挑之、以姑在不得間、因計殺其姑、婦閭
於辟、思易至郡境、夢老婦繫一馬、泣訴車前曰、馬實
殺我、非婦也、比至郡、以獄上、求馬姓者不得、視鄰右

尺牘有焉小二曰將無是乎遽呼訊之立承婦遂得
釋

陳騏爲江西僉憲初至夢一虎帶三矢登其舟覺而
異之會按問吉安女子謀殺親夫事有疑初女子許
嫁庠生女富而夫貧女家恒周給之其夫感激每告
其友周彪彪家亦富聞其女美欲求婚後貧士親迎
時彪與偕行諺謂之伴郎途中貧士遇盜殺死貧士
父疑女家嫌其貧使人故要於路謀殺其子意欲他
適不知乃彪所謀欲得其女也訟於官問者按女有

奸誅殺夫騏呼其父問之但云女與人有奸而不得其主名使穩婆驗其女又處子乃謂其父曰爾子交與誰最密曰周彪騏因思曰虎帶三矢而登舟非周彪乎況彪又件其親迎夢爲是矣越數日僞移檄吉安取有學之士修郡志而彪名在焉既至騏設饌以飲之酒半獨名彪於後堂屏左右引手嘆息踢謂之曰人言爾殺貧士將取其妻吾憐汝有學且此獄一成不可復反汝當吐實吾救汝彪錯愕戰慄跪而悉陳騏錄其詞潛令人捕同謀者一訊而獄成一郡驚

以爲神、

成都府羅江縣富室張氏死、妻楊氏與女同居、有僕雍一、掌門戶財賦、楊氏母女嘗赴人招飲而歸、則雍一被殺死矣、有司逮係母女婢僕十數人、經年不決、張憲行成、疑母女淫濫人殺之以泯跡、又疑雍一妬奸而人殺之、死者數人、母女被拷掠無全膚、女語母曰、兒旦夕死矣、當求直於神、决不可誣服以自汚、已而女果死、時憲委趙知錄推問、趙疑其冤、齋戒禱於天、忽夢一猿當案而立、即閱案卷、恐有袁姓者、吏曰、

常日送飯人姓袁遂引入詰問果袁殺雍一得錢兩

餽以去也乃放楊氏與諸人而袁正法

鬼訴冤

周提點　鮑　忠

政和間京西路提點刑獄周君嘗乘舟按部適泉水上若婦人長尺餘衣袂蹁躚迎舟而來容色摧慘及相去咫尺忽不見次日復然其色益慘周謂必冤魂欲申生遂停棹即近縣追一倡須語言警慧者衆莫測所爲既至焚香祝之曰汝果抱冤當憑此婦以言須臾倡凜凜改容哀且泣聲音如他州人云妾某縣人爲某人謀財殺巳敢以遺恨告周錄其語密檄彼

郡捕得兇民一鞫具服、

管涔子曰、昔聞老人說、死人須要個生婦人、與他貌相似者、多與之酒、醉後扛去、與死人同睡、將生人舌放死人口中、度過、死人自然狂語、隔房去聽、從頭將紙筆抄錄、便知其根因、宋包待制守濠州、時土公陳尚妻阿楊、教尙此法、尙如其言、卒明貴善之冤、此法亦神矣哉、此說可疑俟訪

御史鮑忠、巡按廣東、平反連州冤獄七十二人、事畢欲起、忽有白衣人訴冤、追之不得、旣而見一白鳥逸

憲臺飛鳴、忠娗之、以爲前所見白衣人札、以控冤也、命左右齎致箠楮於東北方、至二鼓取之、果得冤狀、云其妻某氏有外私、被謀死、明日如狀往捕人、稱神明、

東坡志林曰、世有附語者、多婢妾賤人、否則衰病不久當死者也、其聲音舉止、皆類死者、又能知人密事、然皆非也、意有奇鬼能爲是耶、昔人有遠行者、欲覘其妻於巳厚薄、取金釵藏之壁中、忘以語之、既行而病、且死、以告其僕、既而不死、其妻忽聞

空中有聲、真其夫也、曰吾已死、以爲不信、曰金釵在某處、妻取得之、遂喪服、其後夫歸、妻乃反以爲鬼也、

人妖

二形　張妙清

宋咸淳間、浙人寓江西、招一尼教其女刺繡、女忽有娠、父母究問、曰尼也、父母怪之曰、尼與同寢、常言夫婦事、時偶心動、尼曰、妾有二形、逢陽則女、逢陰則男、揣之、則儼然男子也、遂數與合、父母聞官、尼不服、驗之無狀、至於憲司、時翁丹山合作憲、亦莫能明、某官曰、昔端平丙申年、廣州尼董師秀有姿色、偶有欲濫之者、卒揣其陰、男子也、事聞於官、驗之女也、一坐婆

臥、令仰臥。以鹽肉水漬其陰。令犬舐之、已而陰中果露形。如龜頭出數。轉申上司、時彭節齋爲經畧、判云、在天之道曰陰與陽、在人之道曰男與女、董師秀身帶二形、不男不女、是謂妖物、所歷諸州縣富室大家、作過不可枚舉、豈可復容於天地間、額刺二形、而字决脊二十、枷令十日、押下推鋒軍寨拘鎖、月具存亡申之、如其說驗之、果然、遂處死、

成化初、上元民女張妙淸、與兄張二嫂陳之室連壁、兄晨與嫂偶而出、女不勝媢想、呼嫂來同卧、同狀且

與戲效爲之，遂感胎。事聞，法司僉以不應得爲之罪。後竟生子，猶處女也。官令兄育其子。又鄞縣民出要妻與娰婦同處，慕夫兄成疾，家愍其將殆而不敢濫，乃令伯氏從帷外引手入衾，少拊腹，遂去，以釋婦想。婦亦遂感胎，產一掌焉。前事與掘多比丘尼向槃國仙人事相類，後事與零陵太守女飲小吏殘水事意亦相似。宇宙之間，何所不有。

妖人

何執中　江陵宰　趙損貸　李南公
西門豹　王璥　男裝女　假死

何執中爲台州判官州獲妖人勘鞫不能得或曰何處州人其鄉邑多有事者必能察其虛實乃委之窮究何以雜物百數問之能識其名則非是而置一羊角其中餘皆名之至角則閉不肯言遂決其獄曰是爲師張角諱耳一云有妖獄久不決株連甚多何執中訊諸囚聽其相與語謂牛羊之角曰股扣其故閉不肯言而相視色變執中曰是必爲師張角諱耳卽

巾頭引伏、

荊南有妖巫、挾幻術禍福人、郡縣莫敢問、吳輿高某爲江陵宰、欲杖之、大吏泣諫、恐掇奇禍、高愈怒、卒杖之、巫嬉笑而出、頃之、高面漸浮、滿、遽詢巫所居、巫出迎、高命縛之柱、亂笞之、凡神像經籙、悉焚之、搜得小筒、茵褥木人、又碎之、巫無完膚、高面漸平、還白大吏曰、某不惜一身、爲邦人除害矣、大吏命投之江、

宋淳祐間、瑞州高安鄭氏女、秉俗修道、自言遇仙、號仙姑、預言某日當飛昇、至期沐浴更衣、忽不見、止遺

雙履於欄砌四方祈福者不絶縣聞之郡或請中省請廟額封號洪損齋起畏來宰高安疑之遣人物色乃與道士奔得於龍興新建之境籍爲官妓道士就爲樂將板[illegible]卷以解衆惑

尚書李南公爲河南提刑時有班行犯罪下獄案之不服閉口不食者百餘日獄吏不敢拷訊南公曰吾能立使之食引出問曰吾以一物塞汝鼻汝能終不食乎其人懼即食蓋彼善服氣以物塞鼻則氣結不通是以自服

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會長老問民疾苦、長老曰、苦爲河伯娶婦、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民錢數百萬、用二三十萬、爲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當其時、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爲河伯婦、卽令洗沐、易新衣、治齋宮於河上、設絳帷床席、居女其中、卜日浮之河、行數十里乃滅、俗語曰、卽不爲河伯娶婦、水來漂溺、人家多持女遠竄、故城中益空、豹曰、及此時、幸來告吾亦欲往送、至期、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長父老皆會聚、觀者數千人。其

大巫老女子也女弟子十人隨其後豹曰呼河伯婦來既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不佳煩大巫嫗爲入報河伯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有頃曰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投弟子一人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凡投三弟子豹曰是皆女子不能白事煩三老爲入白之復投三老豹簪筆磬折嚮河立待良久傍觀者皆驚恐豹顧曰巫嫗三老不還報柰何復欲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流血色如死灰豹曰且俟

須臾、須臾、豹曰、廷掾起矣。河伯不娶婦也。鄴吏民大驚恐。自是不敢復言河伯娶婦。馮猶龍曰、娶婦以免溺題目甚大、愚民相安于故也久矣、直斥其妄、人必不信、惟身自往會、簪筆磬折、使衆著于河伯之無靈、而向之行詐者計窮于畏死、雖鄴之娶婦猶不爲也、然後弊可永革

王弼字良甫、秦州人、游學延安北、遂爲龍沙宣尉司奏差、龍沙即世謂察罕腦兒者也、弼以剛正忤上官、去隱於醫、至正二年、吉巫王萬里、與從子尙賢賣卜龍沙市、冬十一月、弼往謁焉、忿其語侵、坐折辱之、萬里恚甚、驅鬼物擢弼、弼夜坐讀金縢篇、忽聞窗外悲

啾聲、啟戶視之、空庭月明、無有也、翼日、晝哭於門、且稱寃、弸召視鬼者厭之、弗能勝、乃視曰、豈予藥殺爾耶、苟非、予當白爾寃、鬼曰、余閱人多矣、唯翁可託、故來訴翁、非有他也、翁若果白兒、翁宜集壽俊十人爲之徵、弸曰可、人既集、鬼曰兒周氏女也、居大同豐州之黑河、父和卿、母張氏、生時月在庚、故小字爲月西、年十六、母疾、父召王萬里占之、因識其人、母死百有五日、當重祀、至元三年秋九月丙辰、父醉臥、兒樵未還、兒偶步墻陰、萬里以兒所生時日禁呪之、兒昏迷、

瞪視不能語、萬里負至椰林、反接於樹、先薙其髮纏以絲絲次穴胸剖心若肝、暨眼舌耳鼻爪指之屬、粉而為丸、納諸匏中、復紐作人形、以咒劫制使為奴稍怠舉針刺之、處額而長號、昨以翁見辱、乃遣報翁、兒心弗忍也、翁尚憐之、勿使含冤九泉、兒誓與翁結為父子、在坐諸父慎毋洩、洩則禍將及、言訖哭愈悲溺其十人者、皆洒涕、備書月西辭、聯署其名、潛白於縣、縣審之如初、急逮萬里叔姪鞫之、始猶撐拒、月西與之相反覆甚苦、且請錄其行橐、遂獲符章印尺長釘

短針諸物、萬里乃引伏云、萬里廬陵人、售術至與元逢劉練師、授以採生法、大槩如月西言、萬里勿之信、劉於襞中解五色帛、內貯髮如彈丸、指曰、此咸寧李延奴、天曆二年春二月、爲吾所錄耳、能歸錢七十五緡、當令給侍左右、萬里欣然從之、劉禹步焚符呪祝、延奴空中言曰、師命我何之、劉曰、爾當從王先生游、先生仁人也、殊無苦、萬里如約酧錢、并盡受其術、復經房州、遇鄭生者、語意合、又獲奉元耿頑童、奴之、其歸錢數如劉、今與月西爲三人矣、劉戒萬里終身勿

近牛犬肉、近忘之、因吠牛心來、事遂敗、尙復何言、縣移文豐州、追和卿爲左驗、和頗疑之、雜處稠人內、弼陽問誰爲爾父、月西從壁隙呼曰、黑衣而蒲冠者是也、和卿慟、月西亦慟、慟已、叩家事慰勞如平生、官爲具成案、上大府、萬里瘐死於獄、部使者慮囚、召月西置對、弗答、吏怒曰、獄由爾興、今反不語耶、月西曰、殺我者既伏辜矣、喋喋將何爲、向覺竟以賂免、初弼訴縣歸、親賓持壺觴樂之、忽聞對泣聲、弼詢之、鬼曰、我耿預童李延奴也、月西冤已伸、翁寧不罔我二人耶、

弼雖之頑童曰月西與翁約爲父子而吾獨非翁兒女耶何相遇厚薄之不齊也弼不得已再往縣入牒官逮頑童父德寶延奴父福保至其所驗皆如和卿而卿（先苍）與劉不知其里居竟莫致云自是三鬼留弼家晝相隨行夜同弼臥雖不見形其聲琅然也弼因問曰衙門當有神爾曷從入月西曰無之但見繪像懸戶上耳曰吾欲爇（然苍）象帛賜爾如何曰無所用也曰爾之精氣能久存於世乎曰數至則散矣二僧見弼一華衣一衣敝服華衣者居右月西曰爾爲某惡行蒟

某邪心、尚敢據人上乎、彼服雖儆、終爲端人耳、命易

其位、僧失色起去、頑童善歌、遇𫞴飲、則唱漢東山及

他樂府爲壽、𫞴連以酒酹地、頑童輙醉、應對皆失倫、

客戲以醢代之、頑童怒曰、幾螫吾喉吻矣、何物小子、

惡劇至此、嘵嘵然數其陰事不止、客慙而遁、月西尤

狡黠慧、時與𫞴諸子相謔、言辭多滑稽、諸子或理屈、

向有聲處擊之、月西大笑曰、鬼無形、兒何必然、徒見

其不知也、凡八閱月、始寂寂無聲、翰林學士承旨李

好文、節官中獄案造記、而燕南梁載、又爲序其事、予

乃合爲一傳、粥尙存年六十八矣、有司俁以其能異術貢之南京、上賜衣一襲遣還、時洪武四年十二月庚辰也、

成化間、都察院題、爲以男裝女、魘魅行奸異常事、該直隸眞定府晉州奏犯人桑冲、供係山西太原府代州李家灣文水東都軍籍李大綱姪、自幼賣與榆次縣人桑茂爲義男、成化元年訪得大同府山陰縣已故民谷才、以男裝女、隨處教人女子生活、暗行奸宿、一十八年不曾事發、冲要得倣傚、到大同南關住人

王長家尋見谷才投拜爲師將眉臉教剃分作三柳、戴上鬏髻粧作婦人身首就彼學會女工描剪花樣、扣綉鞋頂合包造飲等項相謝同家此有本縣北家任茂張虎谷城縣張瑞大馬站村王大喜文水縣任昉孫成孫原前來見冲學會前情冲教各人言說你們到各處人家出入小心若有事發休攀出我來當就各散去訖成化三年二月內冲離家到今十月別無生理專一在外圖奸經歷大同平陽太原真定保定順天順德河間濟南東昌等府朔州永年大谷等、

四十、五、府、州、縣、及鄉村鎮店七十、八、處、用心打探見
家出色女子、設計假稱逃走乞食婦人、先到傍住貧
小人家、投作工一二日、使其傳說引進、教作女工過
晚同歇誑言作戲、哄說喜允、默與奸宿、若有正氣不
從者、候至更深、使小法、將隨帶着雞子一個去青、桃
辛七個、椰辛七個、俱燒灰、新針一個鐵槌搗爛、燒酒
一口、合成迷藥、噴於女人身上、默念昏迷咒使其女
子手脚不動、口不能言、行奸畢、又念解昏咒、女子方
醒、但有怨罵者、卯再三陪情、女子含恐、或任三日五

日恐人識出、又行走往別處求奸、如此得計十年、奸通良家女子共一百八十二人。一向不曾事露、成化十三年七月十三日酉時分、前到真定府晉州、地名聶村、生員高宣家、詐稱是趙州民人張林妻、爲夫打罵、逃走前來投宿、本人仍留在南房內宿歇、至起更時分、有高宣壻趙文舉潛入房內求奸、冲將伊推打、被趙文舉將冲捽到在坑、按住、用手揣無胸乳、摸有腎囊、將冲捉送晉州、審供前情是實、參照本犯奸淫事情、有類十惡、律無該載、除將本犯并奸宿良家女

于姓名開坐逮人牢固押發該司收問外乞勅法司將本犯問擬重罪等因具本奏奉聖旨都察院看了來說欽此欽遵臣等看得桑冲所犯死有餘辜其所供任茂等俱各習學前術四散奸淫欲將桑冲問擬死罪仍行各處巡按御史挨拿任茂等解京一體問罪以警將來其前項婦女俱被桑冲以術迷亂其奸非出本心且干碍人衆亦合免其查究成化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奉聖旨是這厮情犯醜惡有傷風化便凌遲了不必覆奏任茂等七名務要上緊挨究

得獲解來、欽此、

嚴州府獄、有梟斬盜犯蔣二孫者、萬曆戊子二月、患疫將死、府守鄭公銳、撥醫調治不痊、至二十二日死、知事及獄官吏人、驗二孫已死、恐疫氣傳染、即於是日晚、草薦裹屍、土工由墻穴拽出、棄之漏澤園、未之埋也、明日、二孫母聞二孫死、往哭之、見其子手足蠕動、有復活狀、坐視良久、二孫眼畧能開、口漸有聲、乃爲僱人負歸、調理數日、強健竟如平時、後半年、二孫復行竊被獲、官究其狀、乃知死而復活云、夫人死容

有復生者、抑或相驗二孫時、其生氣未絕、司獄人踈忽以致此乎、或又云蔣用詐術、先服藥死、旣脫獄、乃以他藥解之而甦者、昔白湛淵有詩、草食押不蘆雖死原不死、未見滌腸人、先開乘贊子、漠北有草名押不蘆、食其汁立死、以他藥解之卽甦、華佗洗腸胃、攻疑疾先服此也、

林復字端陽、括蒼人、紹興中爲臨安推官、曾屈陷常良孫之罪、致其遇盜以死、後復知惠州、常之姻家憤常寃、亦訴復曾以酰殺人、且按復家有僣擬物、捜復

行李、果得朱椅黃帷等件、蓋復好祠醮所用者、大理丞陳樸追復、就鞫於僧寺中、復知必不免、願一見家人訣別、既入室、亟探裝中藥投酒中飲之、有頃、血流滿地。家人號泣、使者入視、則仰藥死矣、因具以復命、其所服、乃草烏末、與他一草藥耳、至三日乃甦、仰士命人質其家以空柩歸葬、復後至嘉定末始死、

妖僧

佛能語　僧自焚　佛送子

臨安僧

石晉時、魏州尉氏縣書林僧院有鐵佛可長丈餘、中心且空、一日或云鐵佛能語、其徒衆稱贊、聞於鄉縣、士衆雲集、施利塡委、或聞佛語以垂教誡、縣鎭申府、時高祖鎭鄴、命衙將何謙賫香供養、設齋且驗其事、有三傳張幹、請與偕行、暗與縣鎭計、遣院僧盡赴道場、幹潛開僧房、見地有穴、引至佛座下、乃令謙立於佛前、幹由穴入佛空身中、厲聲具說僧過、即遣人擒

僧取其魁首數人上聞戮之、

寮中有僧約衆期焚身、錢鏹坌集、至時果就火、士民擁仰、巡按御史聞之、來視、令止炬、扣所願、三四不應、御史訝、令人升柴棚察之、僧但攢眉墮淚、凝手足坐不動不言、御史命之下、亦不能、乃諸髠縛着薪上、加以緇袍、而麻藥噤其口耳、伺其甦訊之、乃知歲如此、先邀厚施、比期、取一愚髠當之也、遂抵於辟、今有奸僧道偽作趺坐而逝者、往往以鐵梗入死人穀道、釘着座上也、祝允明曰、諸民惟緇徒不可盡察、大姦賊

多棄其中項一賊尤惡南京城外僻地有婦人探親獨行一兒遲尾之至迴寂處追而調之始以好語不從繼以財賄又不從既以威脅拔刀擬之懼而從焉既復謂婦我欲觀爾雙乳即推仆草茆中踞坐其體取利刃割取兩乳頭纍藏而去婦痛絕而甦適兵馬巡邏過之見婦仰臥道側口不能言但指胸臆喘又指賊去路官知其故亟令追之不遠獲焉乃以抵罪抑其割乳乃將為燎指之用蓋割乳頭之皮包於指上復以藥物粘牢燒之內肉了無異也凡燃指煉頂

刺血之類、蓋皆有術、而此事亦可備訊鞫之一知、

廣西南寧府永淳縣寶蓮寺、有子孫堂、傍多淨室、相傳祈嗣頗驗、布施山積、凡婦女祈嗣、須年壯無疾者、先期齋戒、得聖筶、方許止宿、其婦女或言夢佛送子、或言羅漢、或不言、或一宿不再、或屢宿屢往、因淨室嚴密無隙、而夫男宿戶外、故人皆信焉、閩人汪旦初莅縣、疑其事、乃飾二妓以往、屬云、夜有至者勿拒、但以朱墨密塗其頂、次日黎明、伏兵衆寺外、而親往點視衆僧倉皇出謁、凡百餘人、令去帽、則紅頭黑頭者

各二令縛之而出二妓使證其狀云鍾定後兩僧庚至賄調經種子丸一包汪令拘訊他求嗣婦皆云無有授之各得種子丸如妓乃縱去不問而召兵衆入衆僧懾不敢動悉就縛究其故則地平或床下悉有賄道可通蓋所污婦人不知幾何矣既置獄獄爲之盈任持名佛顯謂禁子夌志曰我掌寺四十年積金無筭自知必死能私釋我等晳歸取來以半相賄志許三僧從顯徃而自與八輩隨之既至寺窖中黄白燦然恣其所取僧陽東臥具陰收寺中刀斧之屬期

三更斬門而出、汪方秉燭搆申詳稿、忽心動、念百僧一獄、卒有變莫支、乃密召快手持械入宿、甫集而亂起、僧所用皆短兵、衆以長鎗禦之、僧不敵、多死、顯知事不克、楊言吾儕好醜區別、相公不一一細鞫、以此激變、然反者不過數人、今已誅死、吾儕當面訴相公、汪令刑房吏諭曰、相公亦知汝曹非盡反者、然反者已死、可盡納器械、明當庭鞫分別之、器械既出、於是名僧、每十人一鞫、以次誅絕、至明、百僧殲焉、究器械入獄之故、知奭志以賂、而志等則已死於兵矣、

某州某士夫、攜妻至臨安訪親、舟至岸、語妻曰、待到某家借轎、我不能自來、以我紫衫爲驗、時有僧亦泊舟、竊聞其言、即覓轎并紫衫來、妻不復辨、即行、乃至郊外入寺中、一少年引入曰、官人在此、妻意夫在也、隨少年入深巷、數曲至一小室、酒肴畢集、少年去巾、乃僧也、即强合之、妻不從、少年指床上刀曰、畏此不畏、遂從之、凡三宿、引至土窖中、階級凡七八曲、方圓廣十數丈、一面窓明透地、窓外高坎、坎外堆石、石外堆土、土外墻壍、人迹不達、上下前後木板裝闘、牀帳

樸臬日用飲食器具俱有、群婦聚居、凡三十三人、皆美色也、寺中僧行二十餘人、童僕十數人、至暮則亂行淫穢、十數日則置晏僧行列坐階上、群婦列坐階下、酌酒供食、婦女自相偶語、皆宦家妻女、有居此者十數年矣、老者病者、則又引出、陸續有新至者、毎日群僧出外、見婦人有姿色者、即百計圖之、得者先引入私室、或一二日、或三五日、方引至此、至此則雜然矣、一日引一女子至、年十四五、群婦問之、乃某太守女、全家在京候差、因觀燈、於人叢中與一婢失隊、一

士人引之行、曰路從此歸、乃引至寺、去巾、僧也、在其私室十日、方送至此、亦不復知婢所在、諸婦人聚居、日夕切齒、無脫身之計、於中亦有二三健婦、欲謀約會一夕各殺僧衆者、而脆弱者多恐不濟而不果、每日僧多出外、輪遞一二居守、一夕止一僧宿、群婦問故、曰今日皆送喪、過海明日方歸、是夕三婦謀遁、伺僧寢、啟關、尋路出窖外、踰數墻、得達大路、離臨安五里內、一婦臨安人、知街巷、乃問路歸家、詣府尹陳告、尹大驚、時宋孝宗內禪、明日宣赦、尹即部百卒捕殺

僧衆。焚其寺。以群婦召王承領、府尹到寺時、僧衆適
盡歸窖中、備辦飲食、亦不知三婦逃去也、湖州士夫
妻、遂亦得歸、初其夫扛轎持紫衫來時、治岸者曰、適
有轎夫持紫衫擡去、一婢亦隨去矣、轎夫回報、士夫
大驚、遍索不得、止於三日後得其婢、云轎行如飛、追
隨不及、到街市交雜處、不知所在也、當府尹至縣集
婦人姓名時、某太守女問其婢、時尚有僧數人未盡
殺、詰之、云凡老者病者、皆引出殺之、瘞於寺後、此婢
想亦瘞而殺之矣、掘之、凡三十餘骸、所獲金帛亦不

嘗云、

某州士夫、攜妻候差於臨安、嘗與妻聯輿而出、至市井叢雜處、偶停市買、轉盼間不見妻輿矣、士夫鬧官執輿夫推問、莫可究竟、年餘、忽有輿在所寓門外、乃其妻也、妻云、初被人扛去時、不知非元輿夫也、約行數里、至大門、從長廊至暗屋下、出輿、當問官人何處、輿夫不答、又行數步、乃僧出招之、心疑欲退、而僧從後推之、大呼、僧拽之以入、曰此間是要性命去處、轉巷數曲、又於暗室中扃閉甚嚴、略無人聲、雖聞鍾聲

亦甚遠、望久稍明、僧携酒肴至、當憂憤不能飲食、僧
强合焉、每日僧兩次送飯、暮則携酒就與同寢、一日
僧忽扃戶、行出暗巷中、遥望甚遠有火光、乃是長明
燈祀觀音處、遂禮拜、願再見天日、解手帕上金鐶落
索環、繫觀音身、用指甲掐觀音足上成川字文、復同
入室角、有覺僧力疲意闌、懇之求歸、僧曰、到此本無
出理、但念汝本分、又可商量、一夕歡合達旦、天欲明、
引之出暗屋下、登與、送至此也、士夫經臨安府、時趙
節齋尹京、時正亢旱、祈禱無應、明日行香、集僧衆曰、

夜夢觀音感應凡遠近寺院但有觀音皆迎請至此若本寺觀音感應則申朝寺主加號賜紫行童並給度牒備榜遍拼明日輻輳迎至果有身繫金錢落索環者足上川字文亦然遂集合院僧行以至令士夫妻於簾內識認正本寺主僧也送獄推問承服就戮

宋趙葵行營雜錄載嘉興精嚴寺祈子事與寶蓮寺事同

假疑獄

我來也　强姦數次　還遺金
鄒老人　嚙耳　王梅妻

我來也、盜之黠者也、不知其姓氏、其行竊必書我來也於被竊者之室而去。故稱我來也云、逮繫已數月矣、一日謂獄卒曰、某所藏金若干、盍往取之、卒如言往、果得金、頃之又請曰、吾欲少歸、卒難之、曰無難也、縱我不返。以所得金行賄。子何害。且吾有多金在、去則必返。卒從之、果夜半即反就獄。詰旦紛紛控我來也、爲竊。官失聲曰、枉矣枉矣、遂釋之、

甲與乙强奸也甲宜言曰若告官止云一次吾何害若云數次吾其死矣乎及訊質乙果自己數次矣官曰是和也各杖八十

蕺山劉先生明季之理學也其言可必得之於當事其見人之善甚易信人有疑坐於其門若有所待者然項之復有張皇至者曰遺金若干前人出諸袖中曰是乎悉還之未幾還金人被訪繫獄劉陰白御史臺曰某可訪乎抑尚有可疑乎愚親見其操行若何云云御史大驚曰幾悞矣竟釋之

富人王甲夜殺仇李乙逮獄以重賄求鄰老人老人吳之猾徒也索百金走南都納交刑曹徐公往來漸密將留宿忽中夜出金獻徐訴內親王甲枉獄徐曰吾不吝爲謀然吳越事隔何可致力老人曰不難昨公捕得海盜二十餘人內兩人吳産也公第勒二盜認李乙爲其夜殺則此不加罪而彼得再生徐許之老人退又密訪二盜妻子許以養育二盜亦許之及鞫刑曹問若吳人曾殺人否二盜即招某月日殺李乙于家掠其貲老人抱案還吳令王甲之子鳴于官

竟得釋、

浙人有毆七十歲父而墮其齒者、父取齒訟諸官、子惧謀之訟師、訟師索重賂數百許、爲留三日、思之至次日忽謂日、得之矣、辟人當耳語若子傾耳相就、遽嚙之。斷其半。輪血汚衣。子大驚、師日勿呼、是乃所以脫子也、然子須善藏。俟臨鞫乃出。旣庭質、以父嚙耳墮齒爲辨。官謂耳不可自嚙。老人齒不固嚙而墮良是。竟免、

有王楙者好酒、其妻不潔、圖去楙以快所私、楙與族

叔錯素讐相絕、鄉人社會梅家、醉散入夜、梅忽死碎甕間、錯乍聞、惻然往視、亟還、妻俱錯或訐發、謀所私者誣錯挾讐乘梅醉跌未起往視致死、有司遽致訊鞫、凡刑加梅妻輒毀、加錯乃無毀焉、疑其妻冤、益拷錯、不勝、遂誣服、尋上官讞改錯戍、遷、遇雷雨、必焚香籲天、後梅妻頸生惡瘡、三呻吟苦楚以死、所私者亦別奸、亞典、蕊妻故碎甕、擠梅于上、刃其頸三、擬詭稱醉跌觸甕死、適錯往視、以其讐誣之、則易信、且滅所忌也、刑具則所私賂吏卒次棍等鐵與新故索與麻

草。堅韌朽脆相懸絕。用惑有司云。夫情偽微曖。其變千狀。姦惡不足異也。明慎可少忽耶。若夫天人之際亦嚴矣。

庶獄

范純仁	何喬新	郝慶	江濬
吳㮚	魯承清	歐陽穎	杜亞
孫長卿	曹摠	武行德	周夔尹

范純仁知河中、參軍宋儋年暴死、公遣子弟視喪、小歛口鼻血出、公疑其非命、按得其妾與小吏奸、因會客置毒鱉炙中、公問炙在第幾巡、曰、豈有既中毒而尚能終席者乎、再訊之、則儋年素不食鱉、其曰毒鱉炙、蓋妾與吏欲爲變獄、張本以逃死耳、實儋年醉歸、毒于酒而殺之、遂正其罪、

有自殺妻誣其佃者云耕田爭水被毆死知府吳堪訊之曰妻死時月日大霖雨爭水何爲竟坐告者殺妻罪

孫長卿知和州民有訴弟爲人所殺察其言不情乃問汝戶幾等曰上等汝家幾人曰惟一弟與妻子耳長卿曰殺弟者兄也豈將併有其貲乎訊之果服

趙甲飲陳乙酒肆歸而溺於河甲之子訟乙毆死誣服何喬新爲按察使讞之曰肆民居櫛比毆必有聞去河遠貧亦必有見驗指甲泥沙果溺也乙得辨

成都有奸獄、一日和一日強、臬長不能決、以屬成都守曾承清、承清令隸有力者去婦衣。諸衣皆去、獨裡衣婦死持不可去。曾曰、供作和奸、蓋婦苟守貞、衣且不可去。況可犯耶。

晉曹攄令洛陽、天大雨雪、宮門夜失行馬、羣官檢察、莫知所在、攄夜使收門士、衆謂不然、攄曰、宮掖禁嚴、非外人敢盜、必是門士以燎寒耳、詰之果伏罪、

後周柳慶初仕後魏、為雍州別駕、有賈人持金二十斤、詣京師寄人居止、每欲出行、常自執管鑰、無何緘

閉不異而並失之、謂主人所竊、郡縣訊問、主人自誣服、慶疑之、召問賈人曰、卿鑰恒置何處、對曰、恒自帶之、曰、頗與人同宿乎。曰無、與同飲乎。曰日者與一沙門再度酣宴、醉而晝寢、慶曰沙門乃真盜耳、卽遣捕沙門、盡獲所失金、

郎中殷陽顏知歙州、富家有盜啓其藏、捕久不獲、顏曰勿捕、獨召富家二子械赴獄、劾之、卽伏、吏民初疑不勝楚掠自誣、及取出所盜物乃信。

武行德守洛京、國家方設鹽法、捉獲一斤以上、必加

厚賞、不遑之徒、往往以私鹽中人、嘗有村童負菜入城、值一尼與之皆行、去城近、尼輙先入、既而門司搜閱菜籃中、獲鹽數斤、遂以詣府、行德取鹽視之、褁以白綃帕子、龍麝之氣襲人、驚曰、吾視村童敝衣百結。豈有薰香帕子。必是姦人爲之、因問離家來與何人同、途村童以實對、行德曰、此必天女寺尼與門司啓倖以求賞也、問其狀、捕之、其事果連門司、江濬知眞定縣、有黠少年褁石橐中、而假宿館人、且發裝、佯驚謂日、是安得竊吾金而易之以石乎、獄且

成館人笞掠無所得潛至輒鞫其金所從來曰舉諸于錢家備引于錢家無應者少年遂服罪

維揚有富人父亡奉繼母不以道元日上壽母賜觴於子子將飲疑酒有毒覆於地地墳乃詢其母曰以鴆殺人上天何佑母拊膺曰天監在上何當厚誣訴于府杜亞詰之曰爾上母壽觴從何來曰長婦執爵而致也母賜爾觴又從何來曰亦長婦所執之爵也長婦爲誰曰此子之妻也亞訶之曰毒因婦起奈何誣母遂於廳側劾之乃夫妻同謀以誣其母也

上虞周祖穆言其父周夔尹、萬曆時知江西永新縣、初到任、入謁郡守、途次聞有語者云、永新周大爺曉得三命事否、四顧皆無人、因詢與人、縣中有何三命事、云樂安鄉閻人鄒文七、種靛爲業、忽被殺、妻被勒死、女亦死床中、年餘矣、無能爲伸寃者、問其地、卽前山耳、事畢、遂至山中、祗茅屋數間、中列三棺、四無居人、見石上有字云、要知三命事、蕭蕭草頭青、八王二十卜、二字名禴祭、隨舁石到縣、訪近村有蕭善蕭禴蕭祭、毅卽其人、逮至、刑訊不承、因思曰、此事若寃魂

告我即洗不去若係人所爲當洗去洗之事果滅乃釋三人更齋戒禱城隍神夢童子持扇示云三命事在此視扇有詩白髮絲絲掛樹頭凝粧少婦休便休天無二日君知否覺而思之首句次句特樂安二字耳惟末句殊難解隨率仵作至山開棺相視文七屍殺死文七妻烏銃繩勒死女屍無傷回署出示四鄉多野獸境內善鳥銃者悉報縣籍至查樂安鄉有彭仰姓名恍然曰日可仰視天無二日得非是邪拘至一訊即吐實先是文七女許張文爲子婦文子不良

文七別許他姓及受聘張文偕七人往行劫得青布四疋銀二兩巳持物出門文七識之曰張文奈何作此事文復返殺文七其妻喊救并勸殺之吏致死其女以滅口仰七人之一也遂拘六人至供如仰言内有易奉真者屢拷不承仰曰彼有術雖拷不痛取其褌以蒙其首即承矣試之果然七人俱梟斬後見太平廣記知日神姓張名文始悟天無二日之解云

疑獄集原序　三首

易曰先王以明罰勑法君子以折獄致刑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兩造具備師聽五辭是知古之聖賢慎茲獄訟念一成而不變審五聽以求情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俾無枉濫以召和平在上者旣能盡心居下者得以措手其來尚矣可畧言焉先相國魯公嘗採自古以來有爭訟難究精察得情者著疑獄集二卷留于篋笥小子嵘得遺編而諷讀認先訓之丁寧益將以用悟後人流傳永世足使愚夫增智聽訟

而不敢因循、酷吏歛威、決獄而皆思平允、助國家之政理、爲卿士之指南、仁人之言、其利甚溥、況當聖世詎可平沉、嶸伏自天闕策名宦塗、結綬三任、親民于劇邑二年、作吏于秋曹、研窮闘訟之源、益慕精詳之理、因敢討尋載籍、附續家編、期滿百條、勒成四軸、上二卷先相國編纂、下二卷小子嶸附續、父作子述、誠有愧於下才、刑清獄平、冀少裨於大化、將仕郎守太子中允和嶸述

獄者天下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王

制曰凡聽五刑之訟意論輕重之序愼測淺深之量以别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汎與衆共之古之君子其詳愼用刑而不敢忽也如此大抵聽獄之吏不患其處事之不當每患其用心之不公不患其用心之不公每患其立見之不明苟其仁足以守明足以燭剛足以斷獄無餘憾矣平章事和凝于五代亂離之際乃能以疑獄存心集爲之編其子和㠓又能成父之志終其書以詔後世固未易得治獄者苟能家得是書則疑貳難明之獄盡在目中矣玄

入謙君祥鋟木以廣其傳屬僕爲之引僕嘉其用心因書其説以寄旹至元十六年孟春吉日愚齋杜震

序

疑獄集若干卷前四卷魯相和公凝與子中允公㠓先後纂輯行於世久矣今侍御汝陽張公閲而感焉嘉其可以益智辨惑以資廸司理乃博采籍記古今名賢折獄之精悉者釐爲六卷以拓其未備嘉靖乙未春按治全浙首授提學徐君階正其舛訛以謀梓㕁六察之末承叙其端而梓以傳焉凡吏浙者人授

一帙以資爲觀要仁矣夫公之用心也葢上世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故畫象而不即中古制刑割情以爲威斷則若主於殺而不有其生而不知聖人明辟之意乃在於生民舜命臯陶明刑以弼教曰刑期於無刑孔子曰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斯則刑之所以爲用也致殺全生之道也自夫醇化遠而大僞滋情暇微茫其變千狀是非疑似不容一髮重之智者任能愚者滯故悍者恣暴怯者避難其甚者官反爲威貨來爲姦皆得以亂其是非之故而刑於是乎失平

矣是故古之求生者而今求以殺之豈天之心亦人之性哉方今天子仁聖尤明慎祥刑以教祗德惟公克仰承休廉錄道徒既多平反而重布斯集以詔辟人則所以宣達皇仁而培植元氣於有永者豈人所可得例哉昔者考亭朱子嘗嘆獄不得其平欲輯經史遺言有及于教化刑罰者彙爲一書以羅謨明弼諧之緒斯集也其得考亭之意與詳觀玆集所載惟艮折獄若弛而貞若肆而允若設難辨異而稱其度物無遁情而吾仁不失胥古 明恤之遺司 理者由是

而有獲焉則微顯闡幽全生致殺仁愛汪濊太和之治可坐而致而徒明察之獄得以資焉而已哉公諱景字光啓別號西墅其所植立教化精明憲度者尚有刋布朱子小學官箴集要釣臺集表揚岳鄂王書刻此特其一云嘉靖乙未秋吉賜進士第嘉議大夫浙江按察司按察使貴池恭川李崧祥序